

关联——概念隐喻的认知学诠释

周文伟^①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 Lakoff 的概念隐喻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推动了隐喻的多学科研究, 但由于其理论的内在缺陷, 它没能有效地说明隐喻中源域和目的域之间产生联系的认知原因。关联理论把话语放到语境中加以考察, 指出人们使用隐喻是为了获得一种动态的最佳关联, 为概念隐喻提供了认知上的理论支持。因此关联性是概念隐喻认知研究的一个理论接口。

关键词: 概念隐喻; 认知; 关联

迄今为止, 西方的隐喻学研究经历了修辞学研究, 语义学研究和多学科研究三个不同时期。^{[1] 2}进入 70 年代, 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认知心理学等理论的兴起, 学者们从认知角度对隐喻进行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和亮点。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各种理论, 从不同的角度对隐喻现象进行了研究, 其中 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 (Conceptual Metaphor) 理论影响较大。^[2]他们认为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 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3] Lakoff 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隐喻, 堪称传统隐喻与现代隐喻研究的分水岭, 为我们研究隐喻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他使我们对隐喻的研究从语言现象回到了思维和本源, 这是隐喻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我国学者对隐喻的研究在 90 年代中期后也实现了认知的转向。^[4]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不少学者发现 Lakoff 的概念隐喻理论存在着各种不足, 如刘正光就认为 Lakoff 的概念隐喻理论过分强调了概念映射的静态性而造成了其理论解释力的不足;^[5]李福印也分析了概念隐喻理论存在的问题, 从方法论、映射的量化标准、隐喻鉴别等十二个方面系统地指出了概念隐喻理论的不足。^[6]我们认为, Lakoff 的概念隐喻理论之所以会存在以上不足主要在于其理论本身内在的缺陷, 即 Lakoff 体验主义的哲学观。Lakoff 虽然试图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隐喻现象, 但是他的理论是建立在经验主义认

知观基础之上的, 因此他在解释源域与目的域之间为什么会产生映射, 为什么同一个隐喻在不同人心中所产生的意义也许会因个人理解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等问题时还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Lakoff 虽然感受到了隐喻的源域和目的域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但她却没有找到能把二者真正结合起来的理论依据。关联理论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

一 关联和隐喻

关联理论 (Theory of Relevance) 是语言学家 Dan Sperber 和 Deidre Wilson 在其著作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中系统提出来的。它从认知的角度阐释了语言交际中的关联性, 被誉为认知语用学理论的基础。关联理论从语言交际出发, 指出语言交际的基础是交际双方共享的认知环境。语言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 (informative intention) 和交际意图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的明示——推理过程 (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 即交际者通过代码模式 (code model) 和推理模式 (inferential mode) 两种模式对说话者的信息意图进行编码、解码的认知推理过程。为了解说话人的意图, 听话人就会利用所获取的信息通过语境在所言和所指之间建立起最佳关联 (optimal relevance), 使“隐含于明示后面的意图明确起来”。^{[7] 50}例如:

(1) Peter: Would you drive a Mercedes?

Mary: I wouldn't drive ANY expensive car

^① 收稿日期: 2008-03-11

项目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 科学研究成果之一 (07C257)

作者简介: 周文伟, 男, 湖南桃源人,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跨文化交际。

上例中 Mary 的明示信息 (Mary is saying that she wouldn't drive any expensive car) 显然不是她的交际意图, 因为她的所言并没有直接回答 Peter 的问题, 这就使得 Peter 不得不从他的个人记忆中去寻找和 Mercedes 有关的信息图式 (2a), 并结合语境建立起与 Mary 的信息意图之间的最佳关联, 从而作出关联性推理 (2b)。

(2a) A Mercedes is an expensive car

(2b) Mary wouldn't drive a Mercedes

从上例我们可以看出话语的关联性推理离不开语境。关联理论认为, 对话语的理解是将其语境化的过程, 是将话语信息与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相关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外, 关联理论还区分了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 指出关联是话语语境效果和话语信息处理耗费之间的最佳平衡, 而“选择处理话语最佳语境的过程就是寻求话语最佳关联的过程”。^[8] 因此, 关联并非最大话语关联, 即越相关越好, 而是最佳关联, 即在认知过程中, 人们总希望以最小的努力去获取最佳的认知效果, 这与隐喻的表达方式不谋而合。

隐喻是人们为了追求最佳关联而采用的一种非常规的表达方式。以 Lakoff 为代表的现代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是修辞手段, 而是普遍存在于自然语言之中、反映人类抽象思维方式的一种认知形式。由于新生事物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语言机制和大脑认知功能的局限, 我们在认识和理解抽象或新生事物时常常需要借助隐喻来搭建已知和未知之间的桥梁, 以求得二者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的最佳关联。例如人类在思维发展的过程中感知到自然界中的许多物和人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山有“山头”、“山腰”、“山脚”, 树有“树冠”、“树身”、“树根”等。这正是人类通过具体的身体经验, 以自己为认知的源域来认识世界的结果, 很好地表明了隐喻和被认知对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Lakoff 把概念隐喻大致分为结构隐喻, 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三类, 认为隐喻是源域和目的域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系统映射, 因此, Lakoff 的概念隐喻的实质是源域和目的域之间的概念整合 (Conceptual Integration)。人们把源域中熟悉、易懂的概念映射到相对陌生、难懂的目的域内, 形成意像叠加, 使源域和目的域之间产生一种新的本体和喻体在认识上的对应关系, 从而“创造新的意义, 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觉”,^{[11] 17} 而这种新隐喻一旦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它就会进入我们的认知图式成为一种社会认知,

这正是隐喻认知功能的具体体现。

二 隐喻的认知学阐释

隐喻是人类语言的一种普遍存在, 它的产生和理解涉及到一系列认知方面的问题。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对人类如何运用语言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交际过程进行解释, 认为每一个用于明示交际的话语都是对说话者思想的一种阐述, 即一种公开性表征。而说话人的心理表征, 与任何带有命题形式的表征一样, 既有可能是描述性的, 也有可能是阐释性的。Sperber 和 Wilson 用描述性和阐释性这两个术语指出说话者的思想既可以是对事物的实际状态或说话者对事物所期望的状态的描述, 也可以是对某特定思想或说话者所期望的思想的阐述, 其关系如图 1 所示:^{[7]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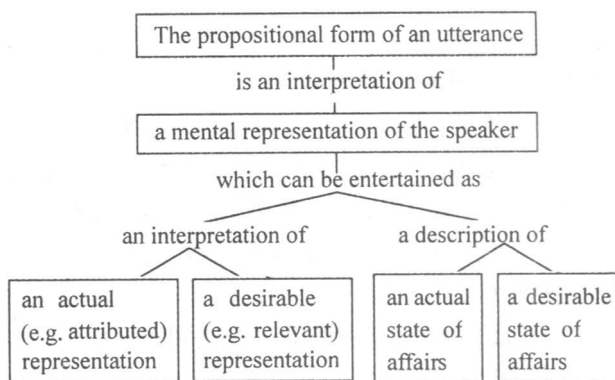


图 1 话语关联性关系图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 话语的命题形式是对说话者心理表征的阐释。但说话者的话语, 或公开性表征, 存在着两种认知上的可能, 即对客观现实的描述或对某种心理预期的阐释。在实际的交际中, 交际双方就是在不停地对对方的话语进行推导、演算, 从中找出对方表征的命题形式是对某事物性状的真实性描述, 还是对两个命题形式之间相似程度的阐述, 即找出二者之间的最佳关联性, 这是一切交际的基础。

作为一种认知现象, 隐喻同样也牵涉到话语命题形式和它所表征的思想之间的阐释性关系。说话者通过隐喻性表达把期望表达的思想 (目的域) 隐含在另一概念 (源域) 之中, 以期对方能通过概念整合由源域概念贯通到目的域概念的认识。从言语交际的角度来看, 说话者的隐喻性表达其实包含了一个假想, 即对方和他享有共同的知识, 这使得听话的一方能够由已知推导出未知, 从而达到互明 (mutual manifestness)。另一方面, 听话者一方其实也有一种假想, 即不管自己是否享有与说话者共有的知识,

听话者都会认为说话人所言的命题之间绝不是毫无关联的,这就构成了交际的前提,也就是说,关联理论认为隐喻是言语交际的一种方式,是在关联性原则制约下的一种认知现象,认知上的关联性是隐喻所涉及到的两个概念之间的一个衔接界面。隐喻就是在这样一种认知机制之下的最佳关联性推导。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交际过程中,隐喻的推导还涉及到具体的语言环境,因为随着语境的不同,话语的隐含意义既可以凸显也可能消除。如 blue stocking既可以指“蓝色的长袜”也可以指“女学者”,到底取那个含义就要依语境来定。

Sperber和Wilson指出话语的意义有明说(explicature)和隐含(implicature)两种。明说可从话语的逻辑形式推演中获得,而隐含则涉及到百科知识和认知语境,由语境信息构建、推理而成。在交际过程中,为了更好的达到某种特定的语境效果,说话者往往通过隐喻以明说的形式来表达隐含的意义。隐含有强、弱之分,根据关联理论,听话者从一个隐喻所激发的各种语境效果中理解的弱隐含越多,该隐喻就越新颖,越具有创造性,其关联性也就越大。因此在理解隐喻时,听话者要透过说话人话语的表面意义而假定说话者的话语具备最佳关联性,并以此为基础,积极调动自身认知图式中与之相关的百科知识,在互明的认知语境中对话语的隐含意义作出关联性阐释。如:

(3) A is A.

(4) A is B

(5) A woman is a woman

从形式上看,例(3)这种结构表现为前后两个概念的重合,是一种同义重复,不合逻辑。但在交际过程中,在明说逻辑推演受阻的情况下,听话者会结合语境对说话人的话语作出关联性假设,即前后两个A是彼此关联的,且两者通过述谓结构的转换进行了一定数量的信息交流。听话人会从认知的角度来对前后两个概念进行推演计算,推出话语的隐含意义。因此例(3)中的前后两个A并非简单的重复,二者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后一个A其实是对前一个A所期待的状态或表征所作的描述或阐释,说

话人表面上在说(3),而实际上是在说(4)。这样一来,像(5)这样的句子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句中的第二个“woman”不是指具体的女人,而是指与“女人”相关的所有抽象概念(如细心、体贴、脆弱、胆小等)的集合,是物的抽象。人和物之间在具体语境中建立起来的关联就是一种隐喻,关联性把隐喻和认知真正结合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Lakoff的概念隐喻理论力图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提供解释,这在现实上推动了隐喻的多学科研究,但由于其理论的内在缺陷,概念隐喻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说明隐喻产生的原因。关联理论弥补了概念隐喻认知上的不足,指出人们使用隐喻是为了获得一种动态的最佳关联,这既符合Lakoff的体验哲学,也为概念隐喻提供了认知上的理论支持。隐喻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解释,关联性是概念隐喻认知研究上的一个理论接口。

参考文献:

- [1]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2]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3]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99
- [4] 李福印. 隐喻与认知研究 25年(1980—2004): 成绩、问题与展望[J]. 中国外语, 2007(4): 17—22
- [5] 刘正光. 论转喻与隐喻的连续体关系[J]. 现代外语, 2002(1): 61—70
- [6] 李福印. 概念隐喻理论和存在的问题[J]. 中国外语, 2005(4): 21—28
- [7]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1995
- [8]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07

(责任编辑: 文爱军)